

## 高似孫《緯略》版本源流考

陳曉蘭

**【內容提要】** 《緯略》是南宋高似孫所撰的雜考筆記，目前學界對其版本情況尚無全面瞭解與研究。本文通過對《緯略》傳世諸種抄刻本的全面調查，考察其版本面貌與內容特點，梳理其流傳情況及其相互間的源流關係，揭示諸本優劣以明其版本價值，以期為《緯略》的整理與研究提供必要參考。

**【關鍵詞】** 高似孫 《緯略》 版本

DOI:10.13540/b.cnki.scct.2018.00.008

《緯略》，十二卷，南宋高似孫撰。高似孫（1158—1231），文虎之子，字續古，號疏寮，鄞縣（今浙江寧波）人。孝宗淳熙十一年（1184）中進士，授會稽主簿。寧宗慶元五年（1199）除秘書省校書郎，次年通判徽州。嘉定十六年（1223）除秘書郎，次年陞著作佐郎兼權吏部侍右郎官。理宗寶慶元年（1225）出知處州。晚年居於嵎縣。紹定四年卒，年七十四。高似孫博學多識，著述頗富，有《剡錄》、《史略》、《子略》、《緯略》、《蟹略》、《疏寮小集》等十餘種存世，《經略》、《集略》、《詩略》等已佚。<sup>①</sup>

《緯略》是高似孫所撰的雜考筆記，按條目從四部群書中摘抄、輯錄相關資料彙集而成，涉及名物典故、詩文著作、事實典制等內容，援證廣博，間質己意。

《緯略》成書於嘉定五年（1212），其具體經過見於嘉定乙亥（八年）高似孫自序：

嘉定壬申春，程氏準新刊尚書公《演繁露》成，以寄先公。先公得書，晝夜看不休，雖行墅中必與俱，對賓客飯亦不舍。似孫從旁問曰：

---

<sup>①</sup> 參見洪業《高似孫史略箋正序》（《洪業論學集》，北京：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100—105頁）、黃慧鳴《高似孫的生平及其著作》（復旦大學2000年碩士學位論文）。

“書何爲奇古而耽視若此？”先公曰：“是皆吾所欲志者，筆不及耳。”似孫盡一夜之力，省侍旁見聞者鈔作二卷，急課筆史仍裝襍成冊，曉以呈先公。先公翻閱再三，且曰：“此書好於《演繁露》，何人所作？”對曰：“似孫嘗聞尊訓有所欲志而筆不及，是乃夜來旋加輯錄者。”先公喜曰：“吾志也，宜增廣卷帙，庶幾成書。”一月後甫得卷十二，而先公已捐館。展卷輒墮淚，然不可因此而失傳，略識其事以爲之序。嗚呼！後四年乙亥正月十日似孫書。<sup>①</sup>

可知嘉定壬申（五年）春，高文虎得程大昌《演繁露》而耽讀不休，故高似孫仿其作，一夜間輯錄平日見聞鈔作二卷以呈其父。後又遵父囑增廣卷帙，一月後成書十二卷，時其父已故。

《緯略》卷一首頁有題識釋其書名與體例：

似孫既輯《經略》、《史略》、《子略》、《集略》，又輯《詩<sup>②</sup>略》。事有逸者、瑣者，爲《緯略》，蓋與諸略相爲經緯。不以彙分者，可續也。<sup>③</sup>

意謂《緯略》所記內容散逸、瑣碎，可與其他五略相經緯。不以類分的原因，則是爲了便於續作。有論者以爲，高似孫“著作之有年代可考者，當以此書爲最早”，而“據此序，則《緯略》之作似在其他諸略之後。然此序似爲刻書之人所加”<sup>④</sup>。題識所及其他諸略中唯《史略》成書時間可知，其《自序》稱“寶慶元年十月十日修，十一月七日畢”，而《詩略》更在四略之後輯成。據此，《緯略》的題識、刊刻當是在寶慶元年（1225）之後。而細究題識行文，其中並未明言此書作於其他五略之後，而是解釋書名之義與體例特點，故亦有可能爲高似孫自題。

南宋學者對高似孫的人品多有鄙薄，這是造成其著作流傳不廣、多有散佚的一個重要原因。《宋史·藝文志》僅著錄其《緯略》十二卷、《子略》四卷<sup>⑤</sup>。南宋趙與峕《賓退錄》、葉真《愛日齋叢抄》以及元初馬端臨《文獻通考》等對此書有所援引。而周密《齊東野語》卷十九“著書之難”記載：

① 葉德輝據宋本《緯略》補抄高似孫自序，附於其所藏清初抄本與清白鹿山房活字本（今均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② “詩”，傳世諸本中唯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誤作“騷”。

③ 本文所引《緯略》文字，如無版本說明，皆據明刻本中印本，中印本所無內容則據後印本。

④ 黃慧鳴《高似孫的生平及其著作》。

⑤ 《宋史》卷二〇七，北京：中華書局1985年版，第5302頁。

程文簡著《演繁露》，初成，高文虎炳如嘗假觀，稱其博瞻。虎子似孫續古，時年尚少，因竊窺之。越日，程索回元書，續古因出一帙曰《繁露詰》，其間多文簡所未載，而辨證尤詳。文簡雖盛賞之，而心實不能堪。或議其該洽有餘，而輕薄亦太過也。<sup>①</sup>

余嘉錫認為周密所記為傳聞不實之詞，“殆亦未見《緯略》似孫自序”<sup>②</sup>。此或因宋末以來《緯略》流傳日稀的緣故。

元末明初陶宗儀所編《說郛》輯錄《緯略》一卷<sup>③</sup>。明永樂年間所編《永樂大典》抄錄此書，1986年中華書局影印的殘卷中引“高似孫《緯略》”15條，分別見於《緯略》卷一、二、四、五、七、八、九、十一、十二；引“高氏《緯略》”、“《緯略》”各1條，均見於《緯略》卷十<sup>④</sup>。與《緯略》明清諸本相校，略有異文。其中個別文字當具校勘價值，亦有個別文字存在明顯脫誤。如《永樂大典》卷五四〇引《緯略》卷一“碧芙蓉頌”條，“滄池”誤作“蒼池”，“水屬”下“二字”脫，“劉孝威”誤作“劉孝感”；卷二六〇五引卷四“酒臺”條，兩處“舟”字均誤作“丹”；卷三五一九引卷七“待詔金馬門”條，“銅駝”誤作“銅馳”，“水曹郎”誤作“水郎曹”。雖然不能排除《永樂大典》抄錄致誤的原因，但更有可能是因當時抄錄所據並非宋刻原本，而是已有訛脫的抄本。明正統年間所編《文淵閣書目》卷八“荒字號第一廚書目”著錄“高似孫《緯略》一部一冊闕”<sup>⑤</sup>，已非完帙。

隨着明代中後期博學考證風氣的興起，高似孫的《緯略》以其廣徵博引而受到學者們重視，出現了數量較多的傳抄本。據筆者知見所及，目前有四種明抄本存世：柳大中舊藏本、唐詩抄本、王氏鬱岡齋抄本和漢陽葉氏舊藏本。萬曆三十四年（1606），姚士舜從曹學佺處得到焦竑校本，交付沈士龍刻梓。之後沈氏又據胡應麟、項鼎鉉、李貫之藏本參校考訂，予以刊行<sup>⑥</sup>。沈刻本雖經校訂，仍多有訛闕。經筆者查考，今有六部沈刻本分藏於海內外，有三種不同的印本。清代抄本多源出明刻本，其中清文淵閣《四庫全書》底本即為明刊。嘉慶十五年（1810）張海鵬《墨海金壺》本所據底本源出明刻本，訛誤增多。

①（宋）周密《齊東野語》，北京：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51頁。

② 余嘉錫《四庫提要辨證》卷十五，昆明：雲南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748頁。

③（明）陶宗儀等《〈說郛〉三種》，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

④（明）解縉等《永樂大典》，北京：中華書局1986年版。

⑤（明）楊士奇等《文淵閣書目》，《叢書集成初編》本。

⑥ 據明刻本《緯略》曹學佺序與沈士龍題辭。

而嘉慶十七年朱麟書白鹿山房活字本雖錄明刻本曹學佺序與沈士龍題辭，但並非源出明刻。道光二十四年（1844）錢熙祚《守山閣叢書》本據《墨海金壺》舊版略作校訂後刊印。之後《墨海金壺》本和《守山閣叢書》本又有影印本行於世。1939年商務印書館《叢書集成初編》本據《守山閣叢書》本的影印本排印。

宋本《緯略》在明清人的著作中向無記載。清光緒年間楊守敬在東瀛訪得日本抄本，其《日本訪書志》著錄作“影宋本”，並附《守山閣叢書》本所無的高氏自序與七條內容。1916年傅增湘據此本校勘舊寫本。宣統三年（1911）四月，宋本曾忽然現身滬上，惜乎被葉德輝疑為“明仿宋本”而失之交臂。葉氏據宋本抄錄明清本所無的高氏自序與六條內容，並撰有兩篇跋文記述此事。此後宋本再無蹤影，蓋已亡佚。另有日本江戶初寫本，今存前五卷。

目前學界尚無對《緯略》版本的全面瞭解與調查。黃慧鳴在《高似孫的生平及其著作》中稱“有關《緯略》的版本，有《墨海金壺》本（嘉慶本、景嘉慶本）、《守山閣叢書》本（道光本、鴻文書局景道光本、博古齋景道光本），以及前已述及的《四庫全書》本、葉德輝訪得明仿宋本和《叢書集成初編》本”，所舉僅為後世通行本，且所稱“葉德輝訪得明仿宋本”明顯有誤。《高似孫〈緯略〉校注》一書《前言》中“《緯略》版本及相關情況”的內容與黃慧鳴論文完全相同，其書以《叢書集成初編》本為底本，參校影印文淵閣《四庫全書》本<sup>①</sup>。《高似孫集》中《緯略》的點校，以影印文淵閣本為底本，參校《守山閣叢書》本，間及《墨海金壺》本<sup>②</sup>。筆者在《宋本〈緯略〉考述》中，已對宋本《緯略》的刊刻、流傳及其版本面貌與特點進行勾勒<sup>③</sup>。本文則是在之前研究基礎上，通過對《緯略》傳世諸種抄刻本的全面調查，考察其版本面貌與內容特點，梳理其流傳情況及其相互間的源流關係，揭示諸本優劣以明其版本價值，以期為《緯略》一書的整理校勘以及利用研究提供必要參考。

## 一、宋本與日本抄本

今存世的兩種日本抄本，一為十二卷足本，一為五卷殘本，較多地保存了

① 左洪濤校注《高似孫〈緯略〉校注》，杭州：浙江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

② 王群栗點校《高似孫集》，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

③ 陳曉蘭《宋本〈緯略〉考述》，《北京大學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集刊》第十六輯，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7年版，第23—31頁。

宋本舊貌。故宋本雖已亡佚，但從日抄本以及楊守敬的著錄、葉德輝的跋文與抄補內容等材料中，尚可大致瞭解其版本面貌與內容特點。

(一) 葉德輝所見之宋本（已佚）

清宣統三年四月，葉德輝在上海獲見宋本，然疑為明仿宋本而非真宋刻，留觀一宿，抄錄明清本原無的卷首高似孫自序以及卷十二末原闕二條（“金剛石經贊”、“漢令甲”）、原無四條（“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的內容。當年六月，葉氏在其所藏的兩部《緯略》——清初影寫明刻本和清白鹿山房活字本卷後，撰有跋文記述此事，並將抄錄內容分別附於二本<sup>①</sup>。

葉氏所藏清白鹿山房活字本跋：

舊藏宋高似孫《緯略》，惟此白鹿山房活字印本。光緒癸卯，獲張姓舊書中有影寫明沈士龍刻本。以活字本源出於此，遂並貯之。今年四月客上海，有吳姓書友持舊刻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本見示，矜為宋本，索值百金。余審視似是明仿宋本，非真宋刻，留觀一宿。適行笥攜有沈本，不及細校，而彼卷首多似孫自序一篇，十二卷末所闕之“金剛石經贊”“漢令甲”兩條全文具在，且多出“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四條，余悉抄錄。還湘，寫二分，一附此本後，一附沈本後，於是兩本皆成完書矣。……宣統三年辛亥夏六月伏暑葉德輝記。

葉氏所藏清初影寫明刻本跋<sup>②</sup>：

……辛亥四月，回江蘇洞庭原籍，道出上海，有吳姓書估持明仿宋本，詫為宋刻，索價百金，時余以齋斧不繼，嫌其價昂，遂未還減，留一宿去。……偶檢宜都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中載有宋本，云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與余所見明仿宋本行格相同。又檢楊刻《留真譜》中樞宋本一葉，似即余所見者，或楊誤以明刻為宋本，抑余所見果宋本非明仿歟？惜非余書，當時不得細校耳。考楊《志》于似孫序及多出之四條、原闕之二條全附敘錄之後，惟多顛倒訛脫之文，不可為據。又復載未闕之“筆囊”一條，使後人未見原書者以不闕為闕，是亦疏於考訂矣。……宣統三年辛亥夏六月初伏暑葉德輝記。

<sup>①</sup> 葉德輝據宋本《緯略》補抄的卷十二末六條內容，拙文《宋本〈緯略〉考述》已作逐錄。

<sup>②</sup> 此跋又見於葉德輝《郎園讀書志》卷五“《緯略》十二卷（影寫明沈士龍刻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第242—243頁。

葉氏所見之本，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比明清本多卷首高似孫自序以及卷十二末六條內容，皆可與楊守敬所得日本抄本互相印證。此本當為宋本，而非“明仿宋本”。所謂“明仿宋本”從未見諸記載，明刻本曹學佺序稱《緯略》“未有刻本”，且如真有“明仿宋本”，明代諸家抄本以及明刻本亦不至有如此多的訛闕之處。

(二) 楊守敬舊藏日本抄本（今藏於臺北“故宮博物院”，未見）

此即晚清楊守敬東瀛訪書所得之本。六册十二卷，為日本江戶末明治初間抄本<sup>①</sup>。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的著錄，此本包角綫裝，無界欄行格。書中有“朱師轍觀”“宜都楊氏藏書記”“飛青閣藏書印”“星吾七十歲小像”“楊守敬印”等收藏印，扉頁有楊守敬七十歲小像。楊氏《留真譜》卷六收錄此本卷端書影<sup>②</sup>。

楊氏《日本訪書志》卷七著錄此本作“影宋本”：

影宋本前有嘉定乙亥似孫自序。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每卷有總目。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此書著錄家無宋本，守山閣所刻，據明沈士龍本。據士龍跋，稱以胡元瑞、曹能始、項穉玉、李貫之諸家參互考訂，始付之梓。篇首缺自序一篇，其第十二卷“筆囊”“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三條有目無書，其末又有“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四條則並目錄無之。又沈本各條中注“闕”者，此本皆不缺。<sup>③</sup>其低一行別寫之處，此本皆緊接上文雙行小字。是書傳流既少，《四庫》著錄亦據沈本。沈本奪誤之處不勝舉，非重刊不能還似孫之舊。今僅附自序一篇及所脫七條於後。<sup>④</sup>

敘錄後所附“自序一篇及所脫七條”，與葉德輝據宋本抄補內容相校，頗多錯訛。以“漢令甲”條為例，正文 325 字中，凡五處“關於”皆誤作“開

<sup>①</sup> 《“國立故宮博物院”善本舊籍總目》下冊，臺北：“故宮博物院”1983年版，第845頁。

<sup>②</sup> （清）楊守敬《留真譜》卷六，《珍稀古籍書影叢刊》之五，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4年版，上册第599—600頁。

<sup>③</sup> 楊氏所據為《守山閣叢書》本，雖源出明刻本，然與明本有異。明刻本卷十二末“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二條原闕，有目無文，而《守山閣叢書》本於此之外又缺了載有“筆囊”條的一頁內容，故楊氏誤以為明刻本中“筆囊”條亦闕文。此外，明刻本於原闕文處作空字或墨釘，《守山閣叢書》本則注“闕”字。

<sup>④</sup> （清）楊守敬《日本訪書志》，《海王邨古籍書目題跋叢刊》第八冊，北京：中國書店2008年版，第291—293頁。

於”，“率更”誤作“卒更”，“戍邊”誤作“成邊”，“出算”誤作“出等”，“占租”誤作“占祖”，“城旦”誤作“城且”，“吏道”誤作“夫道”，“失官”誤作“矢官”，“馬役”誤作“馬復”，“出牡”誤作“出牝”，“之間”誤作“之問”，皆為形近誤字。這些錯訛，雖不能完全排除楊氏抄錄之誤，但更有可能是原本如此。據臺北“故宮博物院”善本古籍資料庫所附一張書影，此本卷首高氏自序中“墮”誤作“隨”。由此可見，此本雖存宋版舊式，然多有錯訛，並非如楊氏所稱為“影宋本”。

據上述資料庫所附書影，高氏自序未有朱筆題字“丙辰六月用舊寫本傳校畢。江安傳增湘”。此本文中及天頭所出朱筆校正，或亦出傳氏之手。丙辰即1916年，傳增湘據此本校勘舊寫本，於錯訛脫闕之處多有校正、校補。傳校本的情況，詳見下文。

### （三）日本江戶初寫本（今藏於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今存一冊五卷，即《緯略》前五卷。據《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著錄，此本為江戶初寫本，野間三竹（1608—1676）舊藏，原藏於昌平坂學問所<sup>①</sup>。綫裝，無界欄行格，文中及天頭間有朱墨筆批點、校語。書中鈐有“白雲書庫”<sup>②</sup>、“昌平坂學問所”、“文化壬申”、“淺草文庫”、“內閣文庫”等印記。

此本抄寫時間早於楊守敬舊藏日抄本。二本相比較，行款特徵相同。卷首高似孫自序，遇“先公”、“尊訓”另行頂格，“似孫”作小字。每卷有總目，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尾題“緯略卷幾”。低四格出標目，正文遇“徽宗”、“太宗”等另行頂格。卷一“賦體”條等條目中，不同出處的材料之間有空字。二本文字面貌比較接近，其中有的文字訛誤相同或相近。如葉氏所抄自序中的“裝標”，此本與楊氏所錄皆誤作“裝標”；卷一首頁中，“逸”字，二本皆作“逆”；“歛”字，此本作“歛”、楊氏藏本作“歛”。亦有此本不誤而楊氏藏本有誤之例，如高氏自序中，此本“墮”字不誤，楊氏藏本誤作“隨”。此本偶見脫文，其中有將脫字補抄在行末之例，後有學者以朱點、墨筆將行末脫字補入上文。如卷一“漢唐詔”條，其中“載於傳者惟捨對偶之近高古者乃可著于篇大抵史文”一行，末字“文”加朱點旁出“上”字，後於“之”下補“文”字；“洗玉池銘”條，其中“洗玉池而所謂玉者凡一十六双琥三鹿盧帶鈎瑋瑋<sup>③</sup>”一行，末字“瑋”加朱點旁出“上”字，後於“瑋”下

① [日]《（改訂）內閣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內閣文庫1971年版，第265頁。

② 此為野間三竹藏書印。

③ 此為誤字，當作“璫”。

補“璠”字。而傅校本“漢唐詔”條中，則於“史”下補“文”，可知傅氏所據楊氏藏本與此本原抄文字相同。從這兩種日本抄本的相似性中可以推知，二本具有同源性，屬於同一個抄本系統。

此本較多地保存了宋本舊貌，可據以校正明清諸本中的錯訛。如附表2中卷一“貝經”條的八處異文，此本與宋本《藝文類聚》卷八四文字皆同<sup>①</sup>；又如卷五“《太玄經》”條中，此本“以象歲也”之“歲”，與《永樂大典》卷四九四〇所引相同，明刻本作“數”，核諸此條所出《懶真子》卷四確作“歲”字。然此本亦存在個別闕文和脫字，如卷一“劉伯芻水品”條的“按蒲元”三字闕，卷五“帶甲百萬”條的“張儀說韓王”中脫“說”字。其訛誤則多涉形近或音近之字，如卷一“洗玉池銘”條中“予爲”誤作“弔爲”、“寧馨”條中“吳人”誤作“吾人”、“遺母鮓”條中“不從”誤作“不徒”等。

綜合上述材料，可知宋本《緯略》版本面貌與內容特點之大概。宋本十二卷，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每卷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尾題“緯略卷幾”。每卷有總目，一行三目。與明清諸本相較，卷首多嘉定乙亥似孫自序，遇“先公”、“尊訓”另行頂格，“似孫”則小字；正文遇“徽宗”、“太宗”等另行頂格；卷十二末，明清本中有目無文的“金剛石經贊”、“漢令甲”兩條內容完具，且多出“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四條；明清本中的闕文，宋本皆不缺；明清本中另行低一格的文字，宋本中作雙行小字。而兩種日本抄本面貌相近，雖非影宋抄本，文字有所錯訛，但在很大程度上保存了宋本舊式，在《緯略》一書的整理校勘與研究方面具有極其重要的學術價值。

## 二、明代諸家抄本

明代中後期，《緯略》由於受到學者們的重視而得到傳抄，其中又以江浙地區的抄本爲多。然從存世四部明抄本來看，行款均與宋本有異，皆脫闕宋本卷首高似孫自序以及卷十二末六條內容，且多有訛誤脫闕，已無復宋本舊貌。

(一) 明柳大中舊藏明抄本（今藏於日本靜嘉堂文庫，未見）

四册十二卷，原爲陸心源藏書。陸氏《儀顧堂題跋》卷八“明抄《緯略》

---

<sup>①</sup>（唐）歐陽詢等《（宋本）藝文類聚》，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版，第2152—2153頁。

跋”：

《緯略》十卷，題曰“高似孫續古集”，明抄本。每卷有目，連屬篇目，尚存宋本舊式。有“甯山記”三字白文長印、“甯山翁書畫印”朱文長印，其人無考。卷中有墨筆批校，黃蕘圃辨為柳大中筆。每卷之首，板心硃筆題曰卷幾，則何義門筆也。校以守山閣刊本，每卷之目全缺，凡刻本雙行注，此本單行，低一格。卷十“漢甘露鼎”“調滋味”下，守山本脫七十六字；“筆囊”條二百九十五字，守山本全缺。此本則完具也。其他字句參差，更不勝枚舉耳。<sup>①</sup>

陸氏《皕宋樓藏書志》卷五六著錄“《緯略》十卷明抄本 柳大中舊藏。宋高似孫續古集”<sup>②</sup>，並錄卷一首頁題識及黃丕烈題跋。

此本卷數，陸心源在其上述題跋與著錄中均作“十卷”，且稱卷末的“漢甘露鼎”、“筆囊”二條在“卷十”而非卷十二。《靜嘉堂秘籍志》亦作“十卷”<sup>③</sup>。而黃丕烈題跋、《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sup>④</sup>、《日藏漢籍善本書錄》<sup>⑤</sup>中，皆作十二卷。此本未能經眼，無從得知著錄卷數何以有異。陸氏跋文所述此本所題“高似孫續古集”與“每卷有目，連屬篇目”的特點，與宋本同。跋文僅提及“漢甘露鼎”與“筆囊”內容完具，而未及葉德輝據宋本補錄的高氏自序以及卷十二末六條內容，可見亦闕。

黃丕烈的題跋詳細記述其得書經過：

向曾見明人唐詩手鈔本在甬直嚴二酉家，又見一鈔本出柱國坊王氏，後為郡人吳有堂所收。聞禾中一殘鈔本亦歸吳處。去春有京師謝姓託友購此書，余轉商諸吳，索八金並欲鈔還所缺者，未諧而止。今茲余欲購之，屬坊友之與吳稔者詢之，必如數而始付閱，屢議不果。頃忽有高姓書賈持此示余，其居奇之心遜於吳多矣，索直十二番，無可減者。余嘉其留心代購，並見書付銀，意差雅，猶市道之近情理者，遂如數與之。此書舊藏不

①（清）陸心源《儀顧堂題跋》，《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96頁。

②（清）陸心源《皕宋樓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627頁。

③“十”下出校：“河田眉批：十，當作‘十二’。”[日]河田龍《靜嘉堂秘籍志》卷二十七，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版，第1007—1008頁。

④[日]《靜嘉堂文庫漢籍分類目錄》，東京：靜嘉堂文庫1930年版，第516頁。

⑤嚴紹盪《日藏漢籍善本書錄》（二），北京：中華書局2007年版，第1131—1132頁。

知誰氏，鈔手半爲柳大中筆校勘評閱，朱筆審是何義門。此又賈人所不及知而余所知者，此余雖善價而猶以爲可喜者也。甲戌秋白露後一日，復翁。<sup>①</sup>

據此可知，此本有明正德、嘉靖年間吳縣藏書家柳僉（字大中）的墨筆批校，卷首及版心朱筆所題卷數出於清初學者何焯之手，嘉慶甲戌（十九年，1814）歸於蕘圃。

（二）明嘉靖二十一年（1542）唐詩抄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一冊四卷（卷一至四）。半葉十行，行十八字。無目錄，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題“高似孫續古集”，低三格出標目。卷一無尾題、餘卷作“緯略卷幾”。卷一題識中，“似孫”二字作小字。卷一“五星聚”條遇“太宗”提行，“賦體”等條中不同出處的材料之間有空字，猶存宋本舊式。間有誤字，如卷一“漢唐詔”條中“捨”誤作“檜”，卷四“漢官”條小注中“汜”誤作“記”。無校語。諸本相校，總的來看此本文字面貌與江戶初寫本更爲接近，而與其他明代抄刻本有較多異文，見附表2中卷一“漢唐詔”、“少女風”、“寧馨”、“貝經”條各例。但亦有個別相反的情況，如附表2中卷一“楚辭”、卷二“真真”條之例。可見，此本與明代其他諸本具有同源性，但並不存在直接的源流關係。

卷四末頁題“緯略卷四終 共八十五葉”，有唐詩三行識語：

嘉靖壬寅歲臘月十九日錄完，共八十五葉，原本爲姚潛坤手錄/家藏。石東居士唐詩摹書。

可知此本據姚咨手錄家藏之本抄出。姚咨，字舜咨，又字潛坤，明正德、嘉靖時無錫人。“喜藏書，值善本手自繕寫，古雅可愛”<sup>②</sup>。唐詩，字子言，號石東居士，無錫人。志行高潔，杜門讀書，所爲詩沖和古淡。此本雖僅有四卷，然爲嘉靖名士所抄，故向爲人所重，迭經名家收藏。有“唐子言印”“孫慶增藏本”“遵王”“錢曾”“嚴蔚豹人”“二酉堂藏書”“嚴蔚和印”“宜爾子孫”“士禮居”“綵衣堂”“周暹”印，可知曾爲孫慶增、錢曾、嚴蔚、黃丕烈和周叔弼等人的插架之物。

<sup>①</sup>（清）黃丕烈：《蕘圃藏書題識》卷五“《緯略》十二卷（舊鈔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04—105頁。

<sup>②</sup>（清）瞿鏞《鐵琴銅劍樓藏書目錄》卷十“南唐書三十卷（舊抄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161頁。

卷後有黃丕烈題跋四則，其中道光二年（1822）跋曰：

余友嚴豹人，向住縣橋巷，家多藏書。曾見其收得唐詩手錄《緯略》，心甚羨之。後遷居甫里，豹人亦故，所藏書往往散佚。余屬書友之素與稔者訪求是書，久無以應，時越二十餘年矣。昨歲歲除，書友始以是書來，因無閑錢，未獲置之。及茲中春二日，仍與交易，積年之思，一旦而慰，可謂快事。書止四卷，較原書少三分之二，然題識俱全，必所據本如是。且卷首有錢遵王圖記，考諸《述古堂書目》，云高似孫《緯略》四卷。所藏止此。此未可以不全少之。大概名人翰墨，以真跡為貴，抱殘守缺，吾何憾焉。道光壬午仲春三日，蕘夫。<sup>①</sup>

道光五年跋中又記載，郡人吳有堂收柱國坊王氏書，“中有舊鈔《緯略》，秘不示人”，“及借觀，始知渠所收亦四卷本也，行款相同，鈔手較後，上有古香樓汪氏印。蓋出近來數十年間人家藏，惜墨敝紙渝，葉葉板口斷爛，無可觸手”。“古香樓汪氏”為清康熙時汪文柏藏書印。可見四卷本在明嘉靖以後有所傳抄，而今僅唐詩抄本存世。

書末有周叔弢跋語：

乙亥（1935）九月，老友魏子敏送閱舊書一單，有人從上海攜來求售者共十六種，以唐子言手抄《緯略》為最佳。……此本惜經俗子改裝，已非士禮居之舊，殊不耐觀，乃命工易書衣及前後副葉，書中襯紙則未換，恐拆訂傷書也。……廿七日叔弢。

### （三）明王氏鬱岡齋抄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明代王肯堂（1549—1613）鬱岡齋抄本，四冊十二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單魚尾，四周單邊，烏絲闌格。版心上記“緯略”，中記“卷之幾”及葉數，下有“鬱岡齋藏書”。抄寫文字端正秀麗。每卷有目，尚存宋版舊式。前十卷首題作“緯略卷之幾”、末二卷作“緯略卷十一”與“緯略卷第十二”，次行“高似孫續古集”，其下為本卷目錄，低三格或二格出標目。各卷尾題有所不同，卷一、二、三、六、七作“緯略卷之幾畢”，餘卷在書名“緯略”下作“四卷畢”、“卷之五”、“卷八終”、“卷九”、“十卷畢”、“卷十一畢”、“卷之十二終”。“賦體”等條中所引不同出處的材料之間，以○相別。闕文處空字。卷十

<sup>①</sup> 又見於《蕘圃藏書題識續錄》卷二“《緯略》四卷（明唐子言手寫殘本）”，《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306頁。

二目錄末二條“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下，未注有闕；正文止於“如意輪畫贊”條中“州西南面”，無此條下文四百餘字及“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二條內容。

此本與他本相校，互有異文，或與江戶初寫本、唐詩抄本同而與其他明本異，或與江戶初寫本、唐詩抄本異而與其他明本同，例見附表 2。其文字雖有闕誤，但仍較多地保留宋本舊貌，對於校補明刻本的脫誤有一定價值。如附表 2 所示：此本卷六“女史”條中，“沈約《宋書》曰：‘女史執策，記言是司。過身开□，蠱國畏晨’”中後八字，明刻本的中、後印本作“專貞內表，妖蠱外息”。傅增湘校本據楊守敬舊藏日抄本校補作“過身戒夕，蠱國畏晨”，正與《太平御覽》卷一四五“女史”條文字相同，實為《宋書》佚文。故此本“過身开□，蠱國畏晨”雖有闕誤猶近原貌，而明刻本中的八字出於《宋書》卷四一《后妃傳》的史論，蓋為後人妄添。又如此本卷十一“封禪”條中，“桓譚《新論》曰：‘太山之上，有□□□□□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一段，明刻本無空字，傅增湘校本在“上有”下補“刻石凡千”四字，與《初學記》卷十三、《太平御覽》卷五三六文字相同。此本猶作空字，明刻本則是脫文。

此本間有校語，可知抄錄所據底本已作校訂。有的校語與明刻本相同，如卷一“蚊民”條中“存一作伸”、“洗玉池銘”條中“玩一作完”。而有的校語則顯示其底本與校本情況恰與明刻本相反，如附表 2 中卷一“《貝經》”條，“伏一作浮”、“瞬一作矚”，明刻本分別作“浮一作伏”、“矚一作瞬”。又如卷一“五星聚”條，“周興於……《春秋元命苞》”、“李奇曰……論其常也”、“漢史岑……神母告徵”三段文字均低一格正文抄錄，且均出校語“一本此作註”，明刻本中此三段文字正作注文。個別誤字在抄錄後有所校正，如卷一“蒼”條中“傳玄”之“傳”，校改為“傅”。

與其他明代抄本相比，鬱岡齋本抄繕甚精且較多保存宋刊舊貌，故有學者將此本定為影宋本。《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邵章續錄：“鬱岡齋影宋鈔本，佳。”<sup>①</sup>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卷九“子部·雜家”著錄此本，稱“影宋寫本”，注曰：“盛昱遺書，余壬子歲（1912）收得，讓與涵芬樓。”<sup>②</sup> 壬子歲五月初一日傅增湘致張元濟函中，所列“閩人持來書”中有“鬱岡齋本《緯略》四

①（清）邵懿辰撰，邵章續錄《增訂四庫簡明目錄標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79 年版，第 517 頁。

② 傅增湘《藏園群書經眼錄》（三），北京：中華書局 2009 年，第 624 頁。

册影宋本，見《部目》，頗佳。三十元”<sup>①</sup>。而從此本的行款、闕誤以及校語來看，絕非影宋本，前人著錄有誤。

書中有“明善堂覽書畫印記”、“安樂堂藏書記”、“海鹽張元濟經收”、“涵芬樓”、“涵芬樓藏”等印，可知原為清怡府藏書，後為張元濟所收藏。內封有傅增湘識語：“甲寅（1914）五月寓京師如園，以守山閣刊本校勘，多‘筆囊’全條及‘甘露鼎’後數行，其餘零璣斷壁亦往往而有。是可寶也。傅增湘沅叔記。”此本著錄於《涵芬樓燼餘書錄》<sup>②</sup>。

《藏園群書經眼錄》另著錄一部《緯略》：“舊寫本，十二行二十二字。有朱筆校。涵芬樓書，丁巳見。”丁巳即1917年。《涵芬樓燼餘書錄》所附《涵芬樓原存善本草目》著錄：“《緯略》，鈔本，朱筆校。”<sup>③</sup>此本行款與宋本同，而不同於筆者目前所見的明清舊抄本，不明詳情，蓋已在1932年日軍轟炸中化為灰燼。

#### （四）葉氏舊藏明抄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三册十二卷。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無界欄。每册四卷，每册册首皆題“緯略目錄”，不標卷次，分別錄卷一至四、卷五至八、卷九至十二目錄。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尾題“緯略卷幾終”（卷十一無“終”字）。低三格出標目。“賦體”等條中不同出處的材料之間亦空字。闕文處空字。第三册目錄末二條作“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正文止於這兩條標目。

此本抄寫行款雖與明刻本同，然從異文情況來看並非出於明刻本。明刻本初印本與其中、後印本相比較，有六處脫文：卷四“漢官”條、卷五“璜”條、卷六“女史”條、卷十的“水麝”條、“屬車”條與“五夜”條（詳見附表3）。此本“璜”條、“女史”條和“五夜”條的脫文情況與初印本同，其餘三條則無脫文。此本抄錄之後又作校訂，多有校改、校補之字以及天頭校語。其原抄文字面貌與江戶初寫本、唐詩抄本相近，而校改、校補之字以及天頭校語則多與明刻本同，例見附表2。亦有個別出校之字與明刻本不同，如卷一“貝經”條中，“相畜”之“相”，諸本均無異文，而此本“相”字旁所出“粗”字明顯有誤。可見其校訂所據之本亦非明刻本，而是與明刻本相近的抄本。

① 《張元濟全集》第3卷《書信》，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274—275頁。

② 張元濟《涵芬樓燼餘書錄》，《張元濟全集》第8卷，北京：商務印書館2009年版，第334頁。

③ 同上書，第490頁。

三册卷首皆有“澹園居士”白文方印。明清時期有數位學者字號作澹園，其中最著者為明代焦竑。據明刻本沈士龍題辭，沈氏參據三家藏本對焦竑校本進行校訂，“因覓得同郡項穉玉家藏本，則益‘女史’條四十三字、‘水麝’條五字、‘漢官’條三字。又得江陰李貫之本，則益‘屬車’條五十七字、‘璜’條四字。而胡本亦增‘五夜’條十字”。可知焦竑校本有六處脫文，與此本情況明顯不符。收藏此本的“澹園居士”當是明萬曆年間嘉興學者陸基恕。陸基恕（1554—1614），字澹園，嘉興府平湖縣人。以父光祖蔭，任工部郎中。家有藏書，曾校刻多種書籍。如《徑山藏》中《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卷十六，即有“秀水澹園居士陸基恕校刊”一行<sup>①</sup>。日本立命館大學所藏明六經堂本《分類補註李太白詩》的陸基恕序後，亦有“澹園居士（陰刻木記）”<sup>②</sup>。陸基恕女嫁給項鼎鉉<sup>③</sup>。而據沈士龍題辭所述增補脫文情況，項鼎鉉家藏本的面貌與此本亦不相同。

書中又有“伯寅所得”、“名澧”、“志詵”、“葉繼雯印”、“葉氏珍藏秘笈”、“漢陽葉名澧潤臣甫印”，可見原是漢陽葉繼雯、葉志詵、葉名澧（1811—1859）三世珍藏之本，後歸潘祖蔭（1830—1890，號伯寅）。

筆者所寓目的三種明抄本，與沈士龍刊刻《緯略》時所據的焦竑校本和三種參校本皆有不同，可見明代中後期《緯略》在江浙一帶至少有此七種抄本。這些明抄本面貌各異，然皆有脫闕訛誤，蓋源出同一部脫闕高氏自序與書末六條內容的祖本。

### 三、明萬曆沈士龍刻本

據筆者知見所及，今存世共有六部沈刻本。除陝西西安博物院藏本（原陝西西安文物管理委員會所藏）不提供對外閱覽而無緣目驗之外，其餘五部刻本的版本特徵相同，經比勘可分為三種不同的印本：初印本、中印本和後印本。三種印本的異同例見附表 3。

<sup>①</sup> 參見《大佛頂首楞嚴經正脈疏》卷十六校勘記，《中華大藏經》第九九冊，北京：中華書局 1996 年版，第 678 頁。

<sup>②</sup> 參見 [日] 芳村弘道《關於元版系統的〈分類補註李太白詩〉》注 4，見於劉崇德《敞帚集》，保定：河北大學出版社 2001 年版，第 431—432 頁。

<sup>③</sup> 丁輝、陳心蓉《嘉興歷代進士研究》，合肥：黃山書社 2012 年版，第 229 頁。

(一) 初印本(二部,今藏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十二卷,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左右雙邊,白口,單魚尾。書口出“緯略卷幾”與葉數,下刻字數。匡高 19.5 釐米,寬 13.6—13.8 釐米。卷首有總目,分列“緯略一卷目錄”至“緯略十二卷目錄”各卷目錄,每行列三目,止於末卷“金剛石經贊原闕 漢令甲原闕”,尾題“目錄畢”。前四卷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題“宋會稽高似孫輯 明繡水沈士龍校”;自第五卷起,首題“緯略卷之幾”,次行題“宋會稽高似孫續古集 明繡水沈士龍校”。尾題不統一,或作“緯略卷幾終”,或作“緯略卷之幾終”。前四卷與後八卷在卷端題署上的差異,顯示所據底本或有不同。低二格出標目。“賦體”等條中不同出處的材料之間亦空字。闕文處空字,或作墨釘。全書止於卷十二“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二標目。無序跋。

後印本卷首有萬曆丙午(三十四年,1606)曹學佺序,曰:

……金陵焦弱侯太史素愛此書,予從張以恒借其抄本,以恒另寫一帙,兼有補遺,如《世說》引用書目及李唐開科之類甚詳。且原本多訛,太史復從續古所採諸書校之無害。予舟泊樵李,姚叔祥見過,問得異書不。予出《緯略》示之,授之梓。而屬予爲序。……萬曆丙午春三月閩中曹學佺撰。<sup>①</sup>

曹學佺(1574—1646),字能始,號石倉,侯官(今福建福州)人。萬曆二十三年(1595)進士。性喜藏書,著述頗富,與文人學者多有交遊。曹學佺通過張以恒借得焦竑校本,泊舟樵李時,示於姚士粦,並授之付梓。萬曆三十四年春三月爲撰此序。

中印本、後印本卷末均有沈士龍題辭,曰:

往余從胡元瑞得高氏《緯略》,將謀梓而不勝魚虎也,遂不果謀。丙午春,友人姚叔祥得善本於曹能始戶曹,視胡本最爲佳勝。及能始敘來,云是弱侯先生校本,更知讐對之勤,非復一腕也。顧讀之尚有疑碍,因覓得同郡項穉玉家藏本,則益“女史”條四十三字、“水麕”條五字、“漢官”條三字。又得江陰李貫之本,則益“屬車”條五十七字、“璜”條四字。而胡本亦增“五夜”條十字。其他偏旁舛誤,則三本互爲參定,復百

<sup>①</sup> (明)曹學佺《石倉文稿》卷一《刻緯略序》與此序文字略有差異,“示之”下有“因語諸沈汝納,有同好焉”十字,明萬曆刻本。

許字。信夫他山之爲玉攻也。梓竟，復檢是書，則援證極博，問質己意。至於聯類集錄、點摘新麗，往往多醒豁人目。第自“愍騷”“招隱”“八風”“圍碁”以及“黻”“馮牙”之類大都全錄《藝文》《初學》《北堂》《御覽》諸書，無少增損，則知宋世篇集不復具存，適取類書誇示宏肆耳。善乎陳仲醇之言曰“採拾多而評議寡”，真足爲此書照膽。繡水沈士龍題。

沈士龍，字汝納，秀水（今浙江嘉興）人。萬曆二十五年（1597）舉人，刊刻多種書籍。從其題辭可知，最初沈士龍從胡應麟得《緯略》抄本，因多有訛誤而未行刊刻。萬曆三十四年春，姚士粦從曹學佺處得到焦竑校本，交付沈士龍刻梓。此本雖遠勝胡本，然猶有脫誤，沈氏題辭中並未明言是否刊刻。沈氏又據胡應麟、項穉玉（名鼎鉉）、李貫之三家藏本參校考訂，予以梓行，其中增補了“漢官”條、“璜”條、“女史”條、“水麝”條、“屬車”條與“五夜”條共六處脫文，並校正約百字。

核諸此本脫文特徵，與沈氏所述焦氏校本完全相符。卷四“漢官”條，未脫“併錄之”三字；卷五“璜”條，未脫注文“考者瑕也”四字；卷六“女史”條，未脫“沈約……一人”四十三字；卷十“水麝”條，未脫注文“出<sup>①</sup>芻香後譜”五字；“屬車”條，脫“漢猶不改……備八十一乘”五十七字；“五夜”條，未脫“故奉常禮皆於宮漏之外”十字。由此可知，沈士龍得到焦竑校本後，未及參校衆本，即行刊刻，此即初印本。

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本六冊十二卷。後有曹序、沈跋，皆係抄配。有“莫友芝圖書印”“莫彝孫印”“莫繩孫字仲武”“柳蓉春經眼”，爲《邵亭知見傳本書目》卷十著錄之本。<sup>②</sup> 有個別校改、校補之處，如卷八“水事”條，“水□□字”，於闕文處用朱筆補“事二”二字。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藏本四冊十二卷，舊爲楓山文庫藏書。有個別校改、校補之處，如卷四“茶”條，“區區”前補“非”；“番虜矜茶”條，“常虜”改作“常魯”；卷五“雁塔”條，“元楚所■”之墨釘處補“立”；“璜”條，“所思分”之“分”改作“兮”。

（二）中印本（二部，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

初印本刊行後，沈士龍參校胡應麟、項鼎鉉、李貫之三家藏本予以增補校

<sup>①</sup> 據明刻本中、後印本，鬱岡齋本、葉氏舊藏明抄本作“洪”。

<sup>②</sup> 此本著錄於《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中文善本書志》，上海：上海辭書出版社1999年版，第384頁。

訂，修版後印行。正文亦止於卷十二“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二標目，空一行後增錄沈氏題辭。

上文所述初印本的六條脫文，中印本中皆已增補。其中，因限於舊版篇幅，“女史”條“慈怨”之下作雙行小字，“屬車”條起始四字“隋志曰昔”之下皆作雙行小字。

沈氏題辭謂“其他偏旁舛誤，則三本互為參定，復百許字”，中印本對初印本的文字錯訛多有校訂，如卷四：“澡盤”條，“雜■”改作“雜物”；“菴摩勒油”條，“稽含”改作“嵇含”；“茶”條，“區區”中前一個“區”字，挖改作“非區”二小字，以補“非”字；“番虜矜茶”條，“常虜”作“常魯”；卷五“璜”條，“所思分”之“分”改作“兮”；卷六“日觀”條，初印本“望見■”改作“望見齊”；卷八“水事”條，“水□□字”，於闕文處補“事二”；卷十二“漢甘露鼎”條，“之意”改作“遺意”，“膳之”改作“之膳”。雖然已作校訂，中印本中仍存在較多訛誤。如卷一“寧馨”條，“南史”誤作“南吏”；“《貝經》”條，“朱貝”誤作“米貝”；卷七“通五經”條，“后蒼”誤作“石蒼”；“論石渠”條，“張山拊”誤作“張山術”。

今所見二部中印本均闕卷十二第十九葉，故“漢甘露鼎”條止於“調滋味”，此條自“去腥傷”以下、“筆囊”條以及“如意輪畫贊”條標目文字闕如，或因印行時此塊版片缺失之故。

### 1. 中國國家圖書館藏本

此本為清《四庫全書》底本（以下簡稱四庫底本），六冊十二卷，金鑲玉裝，個別文字有殘損。首頁上方鈐有“翰林院印”滿漢文官印。四庫館臣對明刻本訛誤以及殘損之處多有校改、校補。此本有少量明顯誤字直接改字，未明原本如此抑或出於館臣之手。如卷七“通五經”條，“石蒼”之“石”改為“後”<sup>①</sup>；“論石渠”條，“張山術”之“術”改為“拊”。更多的則是在浮籤即所貼校籤上說明校改、校補意見，或署校官姓名，或蓋校官小印，或無題署。從其浮籤上的內容、字體和行文特點以及署名、鈐印上，或可大致瞭解其謄錄、分校、覆校的情況。

有的是關於書手抄錄方式與避諱闕筆的說明，如卷一“五星聚”條，出校籤“‘五星旋于冀方’應於上文小註接寫，‘皇朝太宗’亦應接小注‘《晉陽秋》’為是”；卷七首條“流黃素”，標目上出“低二格，後同”，“二”字原作

<sup>①</sup> “後”，實當作“后”。

“幾”；正文之間有空字之例，出“空字照原書”；卷八“玄圖”條，標目上的天頭寫有“玄”字；卷十一“三代鼎器名”條，出“上下空幾格”。有的解釋抄錄文字情況，如卷十“碧落碑”，出“‘以青玉界’下二字刊本破損，故空”以及“‘凝’字下一字刊本不真，故空”。皆無題署鈐印。

一些校籤出於朱烝之手，有其署名或鈐“臣烝印”白文小印。文淵閣本《緯略》<sup>①</sup>的校官題名中，即有“校對官中書臣朱烝”。如卷三“子雲千賦”條，首行“子”下有三字殘，校籤上補字“子雲曰能”，有鈐印；卷五“太玄經”條，出“元缺‘儒注’二字，今增。朱烝”；卷六“女史”條，出“‘怨豈在明’以下俱寫作大字。朱烝”；卷七“四愁詩”條，出“翠誤琴，今改”，有鈐印。

一些校籤出於館臣張虎拜之手，大部分鈐有其“虎”、“拜”二白文小印。如卷七“香井”條，出校籤“‘又呼爲脂粉塘’，刊本‘爲’下衍‘紫’字，‘塘’訛‘墟’。據《述異記》刪改。三十頁前五行”；卷八“熬波出素”條，出“‘顧愷之’，刊本‘愷’訛‘凱’，據《晉書》改。下同。三頁後四行”；“太玄法言”條，出“‘葛稚川’，‘稚’訛‘椎’，今改。五頁後四行”。皆鈐有“虎”、“拜”二印。明刻本中，三例文字分別在當頁前七行、後五行與後五行，行數皆不符；核諸文淵閣本，卷七之例在當頁前五行而卷八兩例則在後五行，亦不相符；核諸文津閣本，三例頁數、行數皆符。不明張虎拜所校爲何本。個別僅鈐“虎”印，如卷四“春秋卜筮”條，出“‘崇’改‘崇’”；卷十“乾坤一彈丸”條，出“‘孔穎達’，刊本‘穎’訛‘穎’，據《春秋》、《尚書》等疏改”。亦有題署姓名，卷十“寒具”條，出“‘纖手搓來’，‘搓’訛‘搓’，今改。張虎拜”。張虎拜並未見於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緯略》的校官題名中。

亦有一些校籤並無鈐印或署名。如卷四，“下榻”條出校籤“眺改眇”；“春秋卜筮”條，出“‘楚伐鄆’，‘伐’字刊本訛‘代’，今改。分校章籤”。

另有覆校所出校籤，並無校官的署名、印章。如卷九“顧愷之作父傳”條，出校籤“‘髮’應作‘髮’，下同。六頁前五行。覆校”；卷十“乾坤一彈丸”條，“‘左旋’，刊本‘左’訛‘去’。十頁前五行。覆校。”卷十一“周祗月法”條，標目中“法”當作“賦”，出：“賦。前一行。覆校。”卷九例所出頁數、行數與明刻本不同、卷十例與明刻本頁數同而行數不同、卷十一例與明刻本同；三例的頁數、行數與文淵閣本皆相符，而與文津閣本不符。

<sup>①</sup> 據影印清文淵閣《四庫全書》本。

總體來看，四庫館臣對此本的校閱比較細緻、慎重，罕見隨意妄改、妄添之處。由於四庫底本的校籤內容未涉他本異文，且個別殘損文字仍付闕如，可知館臣校閱時並未參據其他本子。如“方響”條“牛爰亦有《方響歌》”中，四庫底本“爰”字殘缺，文淵閣本“牛”下注“闕”。至於文淵閣本中的妄改之處，應是出於之後抄校時所為。

此本卷四的第四、第五葉之間，有一長一短兩籤條。短籤：“緯略十二卷六本”，有“原籤切/勿遺失”朱印；長籤：“緯略十二卷六冊”，有“乙亥/年□<sup>①</sup>”朱印，背面書“五十元”三字。

《四庫全書總目》著錄《緯略》底本為“江蘇巡撫採進本”。根據《四庫採進書目》，《兩江第一次書目》著錄《緯略》（十二卷），十二本<sup>②</sup>；《兩淮鹽政李續呈送書目》著錄《緯略》十二卷，六本<sup>③</sup>；《浙江省第五次曝書亭呈送書目》作“二本”<sup>④</sup>；“總裁于交出書目”作“六本”<sup>⑤</sup>；附錄二《浙江採集遺書總錄簡目》作“寫本”<sup>⑥</sup>。《兩江第一次書目》著錄之本當即總目所稱“江蘇巡撫採進本”，但冊數為“十二本”，與國圖所藏的四庫底本六冊不符，或因重新裝訂的緣故。

首頁下方有“聖清宗/室盛昱/伯羲之印”，卷一首頁有“大雲燼餘”與“繼祖所藏善本”，可知曾先後為盛昱、羅振玉及羅繼祖所度藏。<sup>⑦</sup>

## 2. 復旦大學圖書館藏本

六冊十二卷，經後人襯紙裝補。除了卷十二第十九葉，另有其他闕葉以及裝訂錯誤之處，如卷五中，闕第八葉、第十八葉，第二十葉與二十一葉裝訂倒置。

### （三）後印本（今藏於大連圖書館）

此本三冊十二卷，與初印本、中印本相比，主要有三處比較顯著的差異。一是卷首冠以曹學佺序，為之前印本所無，而存世的初、中印本中曹序皆已脫失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二是卷十二第十九葉不缺，與初印本同，中印本缺此葉；三是卷末沈士龍題辭前一行頂格出“緯略題辭”四字，中印本題辭前空一

① 此字模糊難以辨識。

② 吳慰祖校訂《四庫採進書目》，北京：商務印書館1960年版，第33頁。

③ 同上書，第62頁。

④ 同上書，第115頁。

⑤ 同上書，第172頁。

⑥ 同上書，第269頁。

⑦ 此本鈐印文字的辨識，得到中國國家圖書館袁媛女士的大力幫助，謹致謝忱。

行，初印本無題辭。

此本略有殘損，已經後人裝補。正文與書口殘損處有所補寫，其中目錄第二葉、卷五第二葉、卷七第十五葉整頁補寫，卷九闕首葉。書中留有書商改變版式與卷端題署以惑人耳目的痕跡。其上、下書口形似大黑口，但個別處細辨之下可見書口下原記字數的筆畫，可知是在原來的白口上塗黑而成<sup>①</sup>。之前印本每卷卷端所題署的“明繡水沈士龍校”中的“明”字，此本全部挖去，後有補紙。

書中有藏書印：“黃”“杞鄉”“昭. 5. 3. 13”“南滿洲鐵道株式會社圖書印”和“旅大市圖書館所藏善本”。“杞鄉”是廣東香山黃紹昌之印，為光緒十四年舉人，喜藏書，藏書處名“秋琴館”，光緒十年黃士陵為其治此印。而從書中籤條所書“昭和 4 年 10 月 15 日”以及“昭. 5. 3. 13”藏書印來看，此書為 1929 年 10 月以後入藏滿鐵圖書館。“滿鐵”大連圖書館曾在 1929 年 9 月派人到北京購買重要的漢籍圖書<sup>②</sup>，此本可能正是其中一種。<sup>③</sup>

在明代萬曆年間沈士龍刻本之外，《浙江省出版志》另著錄崇禎十二年（1639）嘉興李士標刊本《緯略》十二卷<sup>④</sup>，不知何據。李士標（？—1642），秀水人，崇禎間舉人。不明此本詳情。

## 四、清抄本

目前筆者所見清抄本《緯略》，大致皆源出於明萬曆間沈士龍刻本。

（一）清初抄本（葉德輝抄補并跋，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二冊十二卷。此本行款與明刻本同，半葉九行、行十八字，從其文字情況來看當為清初影寫明沈刻本初印本。無界欄。葉德輝據宋本抄補的高似孫自序附於卷首，依宋版舊式“先公”、“尊訓”前空字，鈐有“郎園手鈔”印；“金剛石經贊”、“漢令甲”、“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共六條附於書後，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二字。末為宣統三年辛亥夏六月初伏葉德輝跋（已見上文）。葉氏抄錄所用格紙，闌外印“長沙葉氏郎園樣紙”。

① 此特徵經由大連圖書館翟老師確認，謹致謝忱。

② 冷繡錦《“滿鐵”圖書館研究》，瀋陽：遼寧人民出版社 2011 年版，第 110 頁。

③ 北京大學中文系張嘉琪同學幫我先期瞭解此本面貌，特致感謝。

④ 《浙江省出版志》，《浙江省出版志》編纂委員會編，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 2007 年版，第 174 頁。

書中有“山畧書屋”“玉函山房藏書”“葉氏麗廬藏書”“煥份”“葉德輝印”以及“東官莫氏五十萬卷樓劫後珠還之”“東官莫伯驥所藏經籍印”“東莞莫伯驥號天一藏”等印。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卷十三著錄此本原為“林汲山房藏書”<sup>①</sup>，即乾隆間四庫館臣濟南周永年的藏書。可知此本先後為清代山東藏書家田雯（1635—1704，號山薑）、周永年（1730—1792）、馬國翰（1794—1857）遞藏，後歸葉德輝、莫伯驥。

#### （二）清乾隆間抄本（今藏於臺北“國家圖書館”，未見）

四冊十二卷。行款與明刻本同，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無行格。從其網站卷一首頁書影看，卷端題署“宋會稽高似孫輯 明繡水沈士龍校”，蓋據明刻本抄錄。

有“胡氏豫波家藏圖書”、“豫波”、“胡爾榮印”、“文成十二世孫”、“藥奩卅年精力所聚”、“吳興藥奩”、“吳興抱經樓藏”、“澤存書庫”印，可知原為清海寧胡爾榮（字豫波）、慈溪沈德壽（號藥奩）的藏書，後歸陳群的澤存書庫。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二著錄此本：“《緯略》十二卷舊抄本 胡爾榮舊藏。”<sup>②</sup>

#### （三）清《四庫全書》本

十二卷。存世有文淵閣本、文津閣本、文溯閣本和文瀾閣本<sup>③</sup>，因後兩種閣本未能寓目，故文中所及四庫本為文淵閣本和文津閣本<sup>④</sup>。無目錄，卷端在“欽定四庫全書”之後，題“緯略卷幾”“宋高似孫撰”，低二格出標目。文淵閣本與文津閣本相校，文字內容存在差異，顯然所據底本有所不同。

##### （1）文淵閣本

文淵閣本所據為上文所述國圖所藏四庫底本，即明刻本的中印本，全書亦止於卷十二“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二標目，空一行後錄沈氏題辭。四庫底本原闕卷十二第十九葉，故此本“漢甘露鼎”條於“調滋味”之下空字，空一行注曰“闕文”，後接“如意輪畫贊”條正文。其餘闕文作空字注“闕”“闕幾字”或“闕文幾字”。於“玄”“曄”等諱字闕末筆。

①（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藏書簿錄》卷十三著錄中卷數誤作“十卷”，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1年影印版。

②（清）沈德壽《抱經樓藏書志》，《清人書目題跋叢刊》本，北京：中華書局1990年版，第469頁。

③據楊立誠《文瀾閣目索引》，文瀾閣本《緯略》六冊十二卷，為“丁氏補抄”，《明清以來公藏書目彙刊》本，北京：北京圖書館出版社2008年版，第2冊第240頁。

④據影印清文津閣《四庫全書》本。

文淵閣本根據四庫底本所貼校籤上的校閱意見進行謄抄和校正，其文字情況較之底本略勝。上文所舉凡有館臣出校的訛誤之例皆已改正，如卷四“謝眺”作“謝朓”，卷七“石倉”、“張山術”、“紫脂粉壚”分別作“后蒼”、“張山拊”、“脂粉塘”，卷八“顧凱之”、“葛稚川”分別作“顧愷之”、“葛稚川”。然此本亦有個別妄改之處，如卷一首頁題識中的“詩略”誤作“騷略”。

## (2) 文津閣本

從文字內容來看，文津閣本抄錄所據並非國圖所藏四庫底本。全書止於卷十二“漢甘露鼎”條的“調滋味”，未注闕文情況。其餘闕文處空字注“闕”，不標所闕字數。“玄”、“曄”等諱字或闕末筆或改字。較之文淵閣本，避諱更嚴，如卷四“番虜矜茶”標目中“虜”字改作“人”。

據其文字情況，文津閣本當源出明刻本的中印本或後印本。此本對明刻本中原有訛誤有所校改，部分與四庫底本校籤上的校閱意見一致。如上述明刻本卷四“謝眺”，此本作“謝朓”；卷七“紫脂粉壚”，作“脂粉塘”；卷八“顧凱之”、“葛稚川”，分別作“顧愷之”、“葛稚川”。而另有部分校改情況與四庫底本校籤上的意見不同。如四庫底本卷七“四愁詩”條“贈我琴琅玕”，出校籤“‘翠’誤‘琴’，今改”，文淵閣本作“翠”，而文津閣本作“青”；卷八“水事”條“各補茶事十數株”，出校籤“‘各補茶事十數條’，‘條’訛‘株’，據皮日休《詩序》及《湘煙錄》改。二頁前六行”并鈐“虎”“拜”二印，文淵閣本作“條”，而文津閣本作“則”。此本存在一些明顯脫闕之處，顯然並未據四庫底本或其他本子進行校補。如卷四“番虜矜茶”條“常魯”之“常”，此本空字注“闕”；卷十“屬車”條“爲八十一”之下，此本脫“乘漢猶不改……法駕減半”四十八字；卷十二“漢甘露鼎”條“調滋味”之下內容，此本全部脫闕。

文津閣本中存在的訛誤、妄添之處，有的是沿襲底本之誤，有的則是出於館臣之手。其中一些明清諸本皆闕而文津閣本不闕的文字，或是據材料出處校補，或爲妄添。如卷九“八磨”條，明刻本中“□”與“■ ■”二處，文淵閣本空字分別注“闕”與“闕文二字”，文津閣本作“能”與“上白”，明顯爲妄添，詳見下文。而另有一些四庫底本殘缺而文津閣本妄添之例，則顯示文津閣本在抄校過程中或與四庫底本存在關聯。如上述卷六“方響”條，四庫底本“𠂔”字殘缺，文淵閣本空字注“闕”，文津閣本誤作“嶠”；卷十二“通鑿”條，明刻本“四丈截爲一卷”中“丈截”二字，四庫底本有殘，文淵閣本作“十”下空字注“闕”，文津閣本妄添作“十頁”。總體來看，文津閣本的文字質量不如文淵閣本，其抄錄所據底本可能是一部源出明刻本中印本或後印本的

已有脫闕的抄本。

(四) 傅增湘校本（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

四冊十二卷。清抄本六卷配新抄本六卷，丙辰年（1916）傅增湘據楊守敬藏日本抄本校勘。

部分卷末有藏園題識：卷五末：“丙辰四月初十日校。”卷七末：“丙辰五月初五日校訖。”卷九末：“五月十三日校，坐亭上聽雨。”卷十末：“五月十四日校。”卷十一末：“五月十六日校訖。”卷十二末：“五月十七日校訖。”

書末有傅增湘跋：

《緯略》，余曾得鬱岡齋鈔本，校於守山閣上。原本十一行二十<sup>①</sup>字，每卷皆目錄接連本文。十二卷多‘筆囊’全條及‘甘露鼎’後數行，以為世間最善本。嗣見楊惺老《日本訪書志》載影宋本，不獨“筆囊”等條不闕，又多“竹宮”等四條，為目所不載。其後惺老以參政來都，屢從之為一甌之請，獨此未及也。甲寅惺老歿于京，余告於項城公以五萬三千金收其書。檢書之暇，因取此書歸，置案頭已半載，苦無底本可錄。嗣檢得文友所存鈔本，又祇得六卷，因命館僮石升書鈔補成帙，乃得著手校勘。又月餘而始畢，其佳勝之處不可勝計。倘得有力者刊而行之，不獨俾還似孫之舊，庶不負鄰蘇搜訪之勤及余校讐之力也。丙辰六月初六日盛暑揮汗記，增湘。

有傅氏藏書印“沅叔手校”“書潛”“傅印增湘”“雙鑑樓藏書記”。

前六卷為清抄本，每半葉九行、行十八字，當源出明刻本初印本；後六卷為傅增湘令館僮抄補，從其文字來看所據或即《守山閣叢書》本。傅氏補錄卷十二原闕的“漢甘露鼎”條“調滋味”之下及“筆囊”條內容，以及卷末“金剛石經贊”“漢令甲”“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六條內容。又於沈士龍題辭後，補抄高似孫自序，並抄錄楊守敬《日本訪書志》中日本抄本《緯略》的敘錄。藏園所據日抄本雖多誤字，然猶能校補、校正傳世諸本中的大量訛脫之處。除了上述“女史”條、“封禪”條兩例，又如明刻本中印本卷九“八磨”條：“嵇含《八磨賦》：外兄劉景宣作磨，奇巧特異，□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時，圓質規旋。■■下青，以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此條實出於《太平御覽》卷七六二“磨”：“嵇含《八磨賦》曰：外兄劉景宣作為磨，奇巧特異，策一牛之任，轉八磨之重。因賦之曰：方木矩時，

① “二十”，當作“二十二”。

圓質規旋。下靜以坤，上轉以乾。巨輪內建，八部外連。”相校之下，明刻本有明顯訛闕。明刻本中，“作磨”二字，葉氏舊藏明抄本同，鬱岡齋抄本作“作為磨”，傅校本在原抄“作磨”之“作”下補“為”字；“□轉”，葉氏藏本同，鬱岡齋抄本作“□□轉”，傅校本則在原抄“旋轉”之“旋”字旁出校“策一牛之任”；“旋■下青以”，葉氏藏本作“旋下青以□”，鬱岡齋本作“於下青以□□□”，傅校本則在原抄“旋上碧下青以”後五字旁出校“下靜以坤上”。由此可見，此段傅校本據日本抄本所校補文字與《太平御覽》相同，足以校補明清諸本中的訛闕。校補處如遇日抄本文字殘闕，傅氏又據鬱岡齋本校補。如卷七“襲六為七”條，傅氏補末句“□人好如此下句”，其缺字處又補“古”字，並於天頭出校：“‘古’字從鬱岡齋抄本補。”

(五) 清沈氏抱經樓抄本（今藏於北京師範大學圖書館）

四冊十二卷，半葉九行、行二十三字。每冊首頁印有“沈氏抱經樓鈔藏”，後三冊首頁鈐有“吳興抱經樓藏”，為晚清沈德壽抱經樓鈔藏本。從其文字內容特徵來看，當出於《守山閣叢書》本或其上海鴻文書局影印本。個別誤字塗墨後以朱筆改寫。《抱經樓藏書志》卷四二著錄“《緯略》十二卷抄本”，并錄卷一題識以及沈士龍題辭，即為此本。

除了上述版本，另有一部清抄本藏於中國科學院國家科學圖書館，因不提供閱覽而未能寓目。該本十二卷，三冊一函，清孔繼涵校並題識<sup>①</sup>。

## 五、清代、民國刻印本

(一) 嘉慶壬申（十七年，1812）朱麟書白鹿山房活字本<sup>②</sup>（今藏於中國國家圖書館、北京大學圖書館等）

半葉十行，行二十字。黑口，四周單邊，雙魚尾。版心印“緯略卷幾”及葉數，書口下印“白鹿山房校印”。

卷首“序”，錄萬曆丙午春三月曹學佺序文，與明刻本曹序同，唯明刻本中的“予出”作“余出”，“併刻”作“并刻”；其後“附錄”下注“沈刻題辭”，錄沈士龍題辭。首題“緯略卷幾”，次行“高似孫續古集”，其下為本卷目錄，尾題“緯略卷幾”或“緯略卷幾終”。低三格出標目。闕文處作空字。

<sup>①</sup> 《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藏中文古籍善本書目》，北京：科學出版社 1994 年版，第 297 頁。

<sup>②</sup> 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以來活字板”，北京：中華書局 1957 年版，第 204 頁。

正文十二卷，止於“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有目無文。避清諱，或改字，如“玄”作“元”；或闕末筆，如“曄”字。

與明代抄刻本相校，此本文字多與唐詩抄本、鬱岡齋本、葉氏藏本原抄相同，而與明刻本有異，例見附表 2。又如明刻本卷一“蓄”條雙行小注“夫揲蓄之法……其用四十有九也”，此本作正文大字另行起低一格，與鬱岡齋本同。但也有與葉氏藏本、明刻本同而異於鬱岡齋本之例。如上述卷六“女史”條“過身戒夕，蠱國畏晨”八字，此本與葉氏藏本、明刻本皆誤作“專貞內表，妖蠱外息”，鬱岡齋本作“過身开□，蠱國畏晨”。亦有諸本不誤、此本獨誤之字，如卷一“賦體”條，“云舍”誤作“云含”。由此可知，白鹿山房本並非源出明刻本，而是根據與存世明抄本存在淵源關係的一種舊抄本，同時或又參校過明刻本系統的本子。卷首曹序、沈氏題辭則是據明刻本系統的本子補錄。

葉德輝跋稱：“此書向無宋刻，《四庫》著錄者為明沈士龍刻本，張海鵬《墨海金壺》據以重刻，即錢熙祚《守山閣叢書》彙印行世者也。兩本余皆未有，僅此白鹿山房活字印本，亦源出沈刻，與錢本絕無異同。”葉氏以為此本“亦源出沈刻，與錢本絕無異同”的判斷有誤。

## (二)《墨海金壺》本（嘉慶十五年（1810）海虞張海鵬刻）

三冊十二卷，半葉十一行，行二十三字。大黑口，左右雙邊。版心印“緯略卷幾”與葉數。卷首為“欽定四庫全書提要”，低二格錄四庫提要，版心印“緯略提要”，內容與《四庫全書總目》中《緯略》提要相同，而異於文淵閣本、文津閣本前所附提要。卷一首題“緯略卷一”，下標“墨海金壺 子部”，次行題“宋高似孫撰”，無目錄。低二格出標目。闕文處空字注“闕”。卷十二，“漢甘露鼎”條“調滋味”之下闕，“筆囊”條僅出標目下注“闕”，後空十五行，接“如意輪畫贊”條。止於“金剛石經贊原闕”、“漢令甲原闕”二條標目。末行出尾題“緯略卷十二終”。卷末出“緯略跋”，錄沈士龍題辭。末有題記“皇清嘉慶十有五年歲在上章敦牂相月昭文張海鵬較梓”。避清諱則改字，如“玄”作“元”，“曄”作“昱”。

《墨海金壺》本源出明刻本的中印本，訛誤有所增多。如卷一：“漢唐詔”條，“宣讀”誤作“宣對”；“欵乃”條，標目及正文中“欵乃”全部誤作“款乃”，“系樂府”脫“系”，“好是”誤作“好似”；“洗玉池銘”條，“孰推”誤作“就推”，“援手”誤作“爰手”，“予為”誤作“予謂”，“鉤佩”誤作“鉤珮”；“遺母鮓”條，“飲彼”下行“中”字；沈元龍題辭中“胡元瑞”誤作“胡元端”。與文淵閣本、文津閣本相校，有《墨海金壺》本據明刻本不誤不闕而四庫本有誤有

闕之例，如卷一題識中“詩略”，文淵閣本誤作“騷略”；文津閣本則全書止於卷十二“漢甘露鼎”條“調滋味”。故知此本並非源出這兩種閣本。但值得注意的是，《墨海金壺》本中有些訛闕之處與四庫本相同或相關，如上述卷六“方響”條“牛爿”中“爿”字，四庫底本有殘，文淵閣本空字注“闕”，此本亦闕；卷十二“通鑿”條中“丈截”二字，四庫底本有殘，文淵閣本作“十”下空字注“闕”，文津閣本誤作“十頁”，此本誤作“十年”。由此推測，《墨海金壺》本的底本或有可能是一部源出四庫其他閣本的多有訛誤的抄本。

《墨海金壺》僅刻百部，流傳較少。民國十年（1921）上海博古齋據張氏刊本影印。石印本卷首補錄曹學佺序，半葉十行、行二十字，行款、文字與白鹿山房本同。原本“欽定四庫全書提要”八字，改作“緯略提要”四字。卷十二原闕處補錄“漢甘露鼎”條“調滋味”之下及“筆囊”條內容，文字與明刻本、白鹿山房本有異。如“漢甘露鼎”條中，“元壽元年”與“二斗”二處，補錄文字與明刻本同，白鹿山房本作“元壽二年”與“五斗”；“筆囊”條中，“所紀也”之下脫“師古曰囊所以盛書也”九字，“二事”作“二字”。

（三）《守山閣叢書》本（清道光二十四年（1844）金山錢熙祚刊刻）

《墨海金壺》僅刻百部，不久其版毀於火。道光初，錢熙祚對《墨海金壺》殘版加以校訂、增補，輯刻《守山閣叢書》。

《守山閣叢書》本所據為張氏舊版。卷一首行題“緯略卷一”，下標“守山閣叢書 子部”；次行題“宋高似孫撰”，下標“金山錢熙祚錫之校”。此本對《墨海金壺》本的個別誤字有所校正，如上文所舉《墨海金壺》本新增誤字例中，“款乃”皆改作“欵乃”、“予謂”改作“予為”。

清光緒十五年（1889），上海鴻文書局石印本據《守山閣叢書》本（匡高20.4釐米、寬13.6釐米）縮印，匡高12釐米、寬7.9釐米，二本文字相同。

民國十一年（1922）上海博古齋亦據《守山閣叢書》本縮印，匡高14.9釐米、寬10.2釐米。上述卷十二原闕處的補錄文字，與博古齋影印《墨海金壺》本相同。值得注意的是，此本卷端雖與《守山閣叢書》本相同，但書中個別文字有異。一些《守山閣叢書》本已作校改之處，此本卻仍沿襲《墨海金壺》本的誤字，如上述例子中的“欵乃”仍誤作“款乃”，“予為”仍誤作“予謂”。此不明何故，或因博古齋於民國十年、十一年先後影印二本時，所據底本有所淆亂的緣故。除此之外，此本又有新增誤字，如卷一“旁午”條中“注曰”二字，諸本中唯此本誤作“法曰”。此本在諸本中質量最差，然流傳影響頗大，《叢書集成初編》本據以排印，今“中國基本古籍庫”收錄《緯略》原據版本

標作“清《守山閣叢書》本”而實即此本，故亟需辨明。

#### (四)《叢書集成初編》本(1939年商務印書館)

此本卷前說明：“《叢書集成初編》所選《墨海金壺》及《守山閣叢書》皆收有此書，守山本校讎較精，故據以排印，並附《墨海金壺》石印本抄補曹學佺序一篇及闕文二則於後。”故被認為是據《守山閣叢書》本排印。卷首錄“緯略提要”。首題“緯略卷幾”，次行“宋高似孫撰”，無目錄。卷十二“漢甘露鼎”條“調滋味”之下及“筆囊”條二則闕文，另起行括注“以下原本空白十五行行二十三字”。卷後“緯略跋”之後“附錄”則出卷十二的二則闕文及曹學佺序。

核其文字，上文所舉《守山閣叢書》本不誤而博古齋影印本誤作“款乃”、“予謂”和“法曰”三例中，此本唯“款乃”作“欵乃”，後二例則沿其誤。故知其所據底本實為博古齋影印本，排印中對個別明顯誤字有所校改。

除了上述版本，《書目答問匯補》據韋力批校本載有“清刻小長蘆叢錄本”<sup>①</sup>，此本不見於其他書目以及藏書機構的著錄，未知詳情。

## 六、《說郭》本《緯略》一卷

涵芬樓一百卷本《說郭》卷八《緯略》一卷，所錄《緯略》題識以及四十八條內容，皆見於前十卷。每條內容不另行出標目。或不加標目，如“欵乃”條、“蚊民”條、“乾鵠”條、“箕子名”等；或於起始處錄標目，如“解鳥語”、“解六畜語”、“唐科”等。“醮”條自“隋煬帝詩”以下另析為一條。部分條目有刪略，如“欵乃”條，“則異”下無“以欵為曖以乃為迺”八字，“四句”下無“其序曰……道路耳”；“唐科”條，小注皆無。除了刪略文字，另有個別脫誤之處。如題識中脫“子略”二字、“玉剛卯”條中“陳簡齋”誤作“陳蘭齋”。然此本亦能在一定程度上校正後世傳本的錯訛。如“金仙氏”條中末句“可謂博而能用者”、“昭華玉”條中“堯賜舜以昭華之玉”之下小注“《帝王世紀》”，與鬱岡齋本、白鹿山房本同，而不見於明刻本；又如“藻井”條中“西京賦”，明清諸本均作“西都賦”，核其引文當以《說郭》本為是。

至於宛委山堂一百二十卷本《說郭》卷二四《緯略》一卷，所錄二十條內

<sup>①</sup> 來新夏、韋力、李國慶匯補《書目答問匯補》，北京：中華書局2011年版，上册第594頁。責任編輯王長民同志提供此版本信息及其他修改意見，謹致謝忱。



附表 1 現存日本抄本與明代抄刻本行款與內容特點一覽表

	館藏信息	行款	卷目	內容	
楊守敬舊藏 日本抄本 (未見)	六册十二卷, 臺北“故宮博物院”	半葉十二行, 行二十二字	每卷有目	內容完足。卷首高似孫自序以及卷十二末六條(“金剛石經贊”、“漢令甲”、“竹宮”、“甲觀畫堂”、“八陣圖”、“風馬牛”), 不見於明清諸本	
江戸初寫本	一册五卷(前五卷), 日本國立公文書館				
柳大中舊藏 明抄本(未見)	四册十二卷, 日本靜嘉堂文庫		每卷有目		
明嘉靖二十一年唐詩抄本	一册四卷(前四卷), 中國國家圖書館	半葉十行, 行十八字	無目錄		
明王氏鬱岡齋抄本	四册十二卷, 中國國家圖書館	半葉十一行, 行二十二字	每卷有目	卷十二“如意輪畫贊”條中“州西南面”下闕	“璜”條有脫文
葉氏舊藏明抄本	三册十二卷, 中國國家圖書館	半葉九行, 行十八字	每册首有四卷總目	卷十二“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二條標目下闕	“璜”條、“女史”條和“五夜”條有脫文

	館藏信息	行款	卷目	內容	
明萬曆沈士龍刻本	初印本，美國哈佛大學哈佛燕京圖書館（六冊十二卷）、日本國立公文書館（四冊十二卷）	半葉九行，行十八字	卷首有十二卷總目	卷十二“金剛石經贊”、“漢令甲”二條標目下闕	“漢官”條、“璜”條、“女史”條、“水麝”條、“屬車”條與“五夜”條等六條有脫文
	中印本，六冊十二卷，中國國家圖書館、復旦大學圖書館				已補初印本六處脫文
	後印本，三冊十二卷，大連圖書館				

附表 2 現存日本抄本與明代抄刻本異文列表

	江戶初寫本	明唐詩抄本	明鬱岡齋抄本	葉氏藏明抄本	明萬曆沈士龍刻本	附：清白鹿山房活字本	備註
卷一 “漢唐詔”	宋景文《筆記》曰：……捨對偶之文	檜	拾	捨（改作“拾”）	捨	捨	宋祁《宋景文公筆記》（明刻本）作“捨”。
卷一 “少女風”	今夕當時雨樹中已有少女微風	時雨	時雨	雨時	雨時	時雨	此條出於《藝文類聚》卷二，無“時”字 <sup>①</sup> 。

① 《（宋本）藝文類聚》上册，第 70 頁。

續表

	江戶初寫本	明唐詩抄本	明鬱岡齋抄本	葉氏藏明抄本	明萬曆沈士龍刻本	附：清白鹿山房活字本	備註
卷一 “寧馨”	姦雄	姦	奸	英	英	奸	蘇軾詩《平山堂次王居卿祠部韻》作“姦” <sup>①</sup> 。
卷一 “貝經”	皇帝	皇	黃	皇（改作“黃”）	黃	皇	此條出於《藝文類聚》卷八四，八處文字與江戶初寫本、明唐詩抄本皆同 <sup>②</sup> 。
	逐溫	溫	溫	濕	濕	溫	
	礫	礫	如礫	（補“如”字）礫	如礫	礫	
	浮貝	浮	伏一作浮	浮（天頭出：浮一作伏）	浮一作伏	浮	
	寡	寡	寡欲	寡（補“欲”字）	寡慾	寡	
	瞬	瞬	瞬一作瞬	瞬（天頭出：瞬一作瞬）	瞬一作瞬	瞬	
卷一 “貝經”	內殼	內	肉	內（改作“肉”）	肉	內	
	夜行伏	夜行伏	夜行晝伏	夜行（補“晝”字）伏	夜行晝伏	夜行伏	

① 《集注分類東坡先生詩》卷三，《四部叢刊初編》影印宋刻本。

② 《（宋本）藝文類聚》下冊，第2152—2153頁。

	江戶初寫本	明唐詩抄本	明鬱岡齋抄本	葉氏藏明抄本	明萬曆沈士龍刻本	附：清白鹿山房活字本	備註
卷一 “楚辭”	《楚辭》曰：“楚有先王之廟……。” 讀此則騷君之意	九歌	騷君	九歌	九歌	九歌	傳校本有天頭校語“九歌鈔作騷君”。核其引文，見於王逸《楚辭章句·天問》。
卷二 “真真”條	山谷《墨梅詩》： 窗間光景晚來新……	簡齋	山谷	簡齋（旁校出“山谷”）	簡齋一作山谷	簡齋	核其詩，見於陳與義《簡齋集》卷一三。
卷六 “女史”條			沈約《宋書》曰： 女史執筆，記言是司。過身開□， <u>蠱國畏晨</u> 。	自“沈約”以下脫文	初印本自“沈約”以下脫文。中、後印本作“專貞內表，妖蠱外息”	專貞內表，妖蠱外息	傅增湘校本（據楊守敬舊藏日本抄本）補抄作“過身戒夕，蠱國畏晨”，與《太平御覽》卷一四五“女史”條同。
卷十一 “封禪”條			桓譚《新論》曰：太山之上，有□□□□ 八百餘處，而可識知者七十有二	無空字	無空字	空五字	傳校本補抄作“刻石凡千”四字，與《初學記》卷十三、《太平御覽》卷五三六同。

附表 3 明萬曆沈士龍刻本三種印本異同例

異同出現之位置	初印本	中印本	後印本
卷首曹學佺序	無	無	有
卷四“漢官”條	未脫“併錄之”三字	補此六條脫文， 另校改百字 左右	與中印本同
卷五“璜”條	未脫注文“考者瑕也” 四字		
卷六“女史”條	未脫“沈約……一人”四 十三字		
卷十“水麝”條	未脫注文“出芻香後譜” 五字		
卷十“屬車”條	脫“漢猶不改……備八十 一乘”五十七字		
卷十“五夜”條	未脫“故奉常禮皆於宮漏 之外”十字		
卷十二第十九葉	不缺	缺葉	不缺
卷末沈士龍題辭	無	沈士龍題辭前 空一行	沈士龍題辭前一行頂格 出“緯略題辭”

（作者單位：北京大學中文系、中國古文獻研究中心）